人壽金鑑

BJ
1548
C4.35
1875
v.6

LIBRARY
AUG 2 . 1 . 0
UNIVERSITY OF TORONTO

991106

人壽金鑑卷第十九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七十一歲

宋史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年七十一案容齋隨筆亦載此

元史曰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大德六年召爲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年給半俸仁宗爲皇太子徵爲太子少傅謙皆力辭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

又曰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明史曰邱濬字仲深瓊山人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宏治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尚書入內

閣者自濬始時年七十一矣

又曰沈鯉字仲化歸德人萬歷二十九年趙志皐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

神仙傳曰西河少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

聞見錄曰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年七十一（案與事文類聚及齊東野語同）

齊東野語曰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承議郎崇大年年七十一

白居易寫眞詩序曰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爲白衣居士又寫眞於香山寺藏經堂時年七十一

東坡代張文定公作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曰滕公元發除龍圖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凛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畱河東而公已老葢年七十有一矣

放翁題跋曰右家藏造化權輿六卷楚公舊藏有九伯父大觀中題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廢紙中用別本讐校而闕其不可知者兩本俱通者亦具疏其下六月四日山陰陸某謹記後十有四年慶元元年八月十二日重校凡三日而畢時年七十一

又曰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床上有淵

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山陰陸務觀書於三山龜堂時年七十有一

眉公集曰董其昌手書家誥時年七十一

白樂天詩曰吾今年已七十一眼昏髮白頭風眩

司馬文正公和景仁七十一偶成詩曰心地長閑爲已物年華不住是天時當如海上乘槎客維楫都無任所之

七十二歲

南史曰何子季曰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子季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子季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

舊唐書曰趙昌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因屋壞傷脛乞還以裴

泰代之及泰為首領所逐德宗詔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
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
元史曰賀仁傑字寛甫京兆鄠人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
玉帶歸第
明史曰海瑞字汝賢瓊山人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年已七十二
矣疏言衰老願比古人尸諫之義
又曰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萬歷三十四年沈一貫沈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重華問于素綏曰老明父何名綏曰
老明父名乾字元果孤單年七十二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
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

荀子曰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墜矣（案猗覺寮雜記云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設用於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王時未八十也）

夢溪筆談曰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叫）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敘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毆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天中記曰元退處士年七十二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疾齧如刀年少不及常言而今方知齒爲妨物

游宦紀聞曰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元衍歲在甲辰四字）四月十五日楊
凝式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
事文類聚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
舉崇福宮楚建中正叔年七十二詩曰自顧頹齡七十餘久慙
頑鈍費洪鑪歸逢大老耆年會衰朽形骸愧畫圖二相謨猷爛
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世何事頑疎亦比肩
又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疑年七十
二詩曰相印貂冠粲六符華顛高會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里
惟尚年齡入畫圖履道清歡追故事竚瞻陰德見訏謨叨陪几
杖眞榮觀珪璧叢中間碔砆
齊東野語曰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園大理寺丞
吳芠年七十二知幾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

爲之序焉
又曰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朝散大夫鄭方平年七十二
清河書畫舫曰張仲壽題定武蘭亭云閱十年再觀前後凡五
題也自乙巳初觀至今一十九年矣余今行年七十二歲繼此
又不知當幾觀乎
錫山景物畧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楊聽
玉理年七十二
陸龜蒙丁隱君歌序曰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
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唐龍泓洞之左右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
龍泓憩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淡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
通丙午歲逮今十四年矣
放翁題跋曰予自乾道庚寅入蜀至淳熙戊戌東歸九年間兩

過巴東登秋風白雲二亭觀萊公手植檜未嘗不悵然流涕恨
古人之不可作也又十有七年慶元丙辰六月二十四日山陰
陸某書時年七十二
二老堂詩話曰郭功父祥正老人十拗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
中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風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
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拗也
中山詩話曰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
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覺始悟
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
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
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
垂盡作詩曰牀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

放翁七十二歲吟詩曰七十人言自古稀我今過二未全衰
曾幾詩曰人生七十稀況復已過二

七十三歲

後漢書曰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爕之宗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

北史曰賈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宗正獻文即位進爵陽都子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

宋史曰盧政太原文水人治平熙寧中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三衛都虞候副都指揮使涇原定州幷代州定四路副都總管累轉祁州防禦黔州觀察使拜武泰軍節度使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

又曰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年七十三瘦疾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

金史曰烏延蒲盧渾曷懶路烏古敵昏人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年授世襲謀克起爲延安尹賜尚衣一襲尋致仕海陵中起爲歸德尹大定二年至中都上謁除東京留守世宗召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將久練兵事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月一視事賜衣一襲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豳國公

明史曰劉三吾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洪武十八年以茹瑺召至年七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定典章闕略帝鋭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悦之一切禮制及三塲取士法多所刊定

又曰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正德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劉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爲婉解且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焦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

通鑑曰壬申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初諸郡鄉試卷多解呈御覽福州陳修作四海想中興賦有云葱嶺金堤

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帝吟誦此聯淒然出涕黏之壁至是修名在第三帝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詔出宮人施氏嫁之案鶴林玉露云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文獻通考曰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王希禹年七十三詔可祕書省正字

神仙傳曰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數百歲葛元知其誑會衆坐元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座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元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

太平廣記曰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掃起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皁襆帽烏韋袴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舉家出看見了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召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

清波雜志曰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書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樕單父人嘗宦於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案俞文豹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亦如此云云

游宦紀聞曰晉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楊凝式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

齊東野語曰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朝議大夫閭邱孝終蘇

州太守章岵朝請大夫徐九思朝散大夫徐思閔年俱七十三
湘山野錄曰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
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
疏以求免但直致數語更無表章鋪敘之飾止以奇牒妙墨臨
帖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還上印紱天慈極深曲
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實衰弊且明堂大
享千載難逢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爲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
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屛營
書畫題跋記曰叔明公子文敏公之外甥也天姿神品其於翰
墨深入晉漢至於鑒裁尤所精詣鷗波之宅相非子而誰耶至
正壬辰冬公望一峰道人年七十有三
宛委餘編曰杭州耆老會在正統間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黃杏軒祿年七十三

天和觀重修碑文曰濟南歷下七十三歲處士許應魁題

白樂天詩曰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

又曰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

又曰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

陸放翁七十三吟詩曰七十三年事事新涵濡幸作六朝民

七十四歲

左傳曰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

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案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當爲七十四歲

明史曰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與總兵楊洪以孤城當其衝外禦强寇內屏京師洪既入衛又與朱謙共守勞績甚著著兜鍪處顛髮盡禿景帝即位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年七十有四矣乞致仕許之

新唐書糾謬曰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於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年七十四
詩曰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
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杯氣尚麤嵬峩狂歌
敎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與四皓圖
除却三山玉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四朝聞見錄曰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爲
世儒宗雖屢襃崇而世祿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尚
書省訪求其後特與祿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尚
書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宗枝圖
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
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錢二
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

淸河書畫舫曰元黃公望春林遠岫小幅題曰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叔持元鎭春林遠岫幷示此紙索拙筆以畀之老眼昏甚手不應心聊塞來意大癡道人時年七十四

陶華陽譜曰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閭以本草用蝱蟲水蛭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

東坡書跋曰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蔡君謨海會寺記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

放翁題跋曰魏先生草堂集校國史野陝人沈存中筆談以爲蜀人居陝州不知何所據也予在蜀十年亦不聞野爲蜀人筆談蓋誤也慶元戊午得之書肆十月十九日龜堂病叟手識時年七十有四矣

洪興祖農書後序曰西山陳居士（案居士名旉）紹興己巳自西山來訪予于儀眞時年七十四出所著農書三卷曰此吾閒中事業不足拈出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必有忻然相契處

洪景盧送胡正字詩序曰前二年詔起胡先生於建安以司直廷尉先生辭曰臣某老矣春秋七十有四居山林屢屢自足官于朝非壯有力而材者不可臣老矣誼不得奉詔天子覽其章換以中祕書官使無累職事

元詩傳曰雲林先生至正初天下無事一旦盡斥其田產得錢以與貧交疎族或竊笑之及兵興富家多被剽掠元鎮扁舟箬笠往來湖泖間人乃服其前識明洪武七年始還鄉里時年七十有四矣

白樂天詩曰風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

蘇東坡送仲素寺丞詩曰潛山隱居七十四紺瞳綠髮初謝事
陸放翁詩曰七十年來又四年雨聲燈影故依然
又曰已爲七十四年人

七十五歲

魏書曰楊椿字延壽播弟也性寬謹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莊
帝還宮上書頻乞歸老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僚
餞于城西張方橋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吾今年始
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
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
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又曰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
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

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宋史太祖紀曰開寶五年春正月庚子前盧氏縣尉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案宋史陳摶傳又有許瓊者開封鄢陵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

又列傳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案齊東野語云宋至道九老則集於京師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

又曰甄棲真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人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維艱汝勉之棲真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

輕若飛舉
文獻通考曰平原周氏跋曰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此篇和
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十歲人無異
太平廣記曰楊師操年七十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念
事文類聚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
七十五詩曰新春鼎洛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
一品十人華髮仕三朝星階並列瞻台耀尊酒時行挹斗杓東
潁庸夫最無狀也將顏面趁嘉招
又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肅之年七
十五詩曰書稱五福壽爲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櫟樗非遠
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二相賢喜把
衰容模梵宇慙無纖効勒燕然當時遭遇承陶冶今日光榮預

讌筵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重作畫圖傳
又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祕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几伯壽年七
十五詩曰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勲固絶倫偶以莫年陪盛
宴喜將白髪照青春八公秖有山空著四皓當衰志且伸元老
相望疎迹在不應此會愧前人又詩曰制舉省元推二相龍頭
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算一席幾盈九百籌十二老共八百九十二歲
游宦紀聞曰晉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竝七月楊凝式有寄
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歳會同即契丹入晉改
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師
雲笈七籖曰高陽齊推之行商洛藪程息約藏郵舍客有自内
鄉來者曰有鄧揚融攝宰前邑年七十五而姿鬢不老問其所
得乃靈飛散所致

却掃編曰韓康公元祐初方致仕時年七十五矣

談藪曰北齊使來聘訪徐陵春秋答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

本草圖經曰今人多以補骨脂胡桃合服此法出于唐鄭相國其自序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服補益之藥百端不應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幷藥經七八日而覺應驗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

清河書畫舫曰吳郡陸行直題鍾繇薦關內侯季直表云時年七十有五

放翁集曰三山卜居三十有四年矣老身七十有五兒輩亦頗宦學未爲非吉也

攻媿集曰宋王昇飲中八仙歌書於庚午歲自言七十有五

杜牧竇列女傳曰太和元年予客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爲某言桂娘事時淇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

白樂天詩曰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

七十六歲

漢書曰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宋史職官志曰高遵禮年七十六乞再任亳州太清宮又從其再任之請以待遇宣仁親屬故也案高瓊及外戚傳不見其名

又列傳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案齊東野語宋至道九老則集於京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

又曰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匄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

金史曰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

之仍給參知政事半俸
明史曰李成梁字汝契英毅驍健有大將才鎮遼二十二年先
後奏大捷者十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及成梁去遼
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廢弛萬歷二十九年大學士沈一貫
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
又曰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徵
授南京御史萬歷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年七十六矣再辭不
許
唐國史補曰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
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
事文類聚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
年七十六詩曰端明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又十人八百喬年

餘總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韻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得眞
勝事主盟開府盛音容衰薄混清塵服許使衣更野逸坐從齒
列似天倫二公笑語增和氣夜久盤花旋發春燭下盤花盛開公即指目焉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龐
潁公七十六
清河書畫舫曰黃大癡溪山雨意圖跋云此是僕數年前寓平
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佳紙二幅用大陀石硯郭忠厚墨一時信
手作之此紙未畢已爲好事者取去今復爲世長所得至正四
年十月來溪上足其意時年七十有六
鶴齡錄曰淮安人王鉉老七十六失明暑夜納涼仰見星斗兩
目遂明年至一百三歲
益公題跋曰跋養正堂記時年七十六

白樂天詩曰浮生七十稀我今又六歲

七十七歲

隋書曰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開皇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

宋史曰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常師事焉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惷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

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
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
又曰龔鼎臣字輔之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
太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
七
元史曰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眞定約拜集賢大學
士推恩三世天歷元年文宗踐祚約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
甚歡時年七十有七
明史曰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
多中善長年已七十有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
假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
又曰魏驥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正

統十四年進尚書英宗北狩驥率諸司條上時務多施行景泰
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又曰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吏部尚書鄭繼
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亓詩教勢尤張以煥
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詩曰幽亭春盡共爲歡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跡豈勞登遠岫垂
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尤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况襟懷
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垂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
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
又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詩曰九老舊賢形繪

事元豐令勝會呂春垂肩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蘭亭雅集誇修禊洛沚英游賞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欵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又曰宋元豐洛陽耆英會尚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詩曰繫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畱侯二公閒暇開高宴九老雍容捧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崇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壯歲塵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勳業書青史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公筵更慙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眞接鉅賢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李文定年七十七

齊東野語曰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正議大夫集賢修撰程
師孟年七十七
又曰宋至道九老則集於京師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七
癸辛雜識曰近得炳如親書與其妾銀花一紙云余謂服事七
十七歲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從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計盡
是筆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况十一年間看承謹細不曾
有病姑以千緡爲奩具之資亦未爲過
放翁題跋曰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
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濶之
久也
又曰紹興己卯庚辰之間予爲福州決曹延平張仲欽爲閩縣
大夫朝暮相從後四年予佐京口仲欽佐金陵數以檄往來於

鍾阜浮玉間把酒道舊甚樂又二十年予使閩中仲欽間居延平數相聞方約相過而予蒙恩召還遂有死生之異言之悵然仲欽之子爲西河守寄盤澗圖來求詩蓋有二十餘年予年七十有七矣

弇州山人藁曰余以壬申之秋九月游洞庭而陸文叔平時亦從諸少年往蓋七十七矣

陸放翁詩曰吾年七十七寒暑凡幾換

又除夕詩曰六聖涵濡作幸民明朝七十八年身

七十八歲

宋史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吳僧贊寧年七十八

明史曰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丕揚再被

責讓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
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
丕揚廉直萬歷二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
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

夢溪筆談曰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晌
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
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
年

却掃編曰杜祁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
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意在筆先筆絕
意在爲佳耳筆勢縱逸有如飛動紙尾書時年七十八字以同
修國史兼祕書監居六官宅第六位

獻徵錄曰王翺爲吏部尚書天順嘗諭大學士李賢曰今六部尚書皆得人但吏部王翺老耳時翺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

甕牖閑評曰張士遜年七十八歲詩云八十光陰少二年煙蘿門戶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

益公題跋曰右杜祁公酬九華吴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吴名宗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于此歲時年七十有八

西山題跋曰包敏道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略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放翁題跋曰子聿喜蓄書至輟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興者

乎嘉泰壬戌閏月幾望放翁記時年七十有八
又曰晁以道著書專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然亦博矣凡
予家所錄本多得於以道孫子闔子闔本自多誤予方有吏役
故所錄失誤又多不暇校定及謝事居山陰欲得別本參考又
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學菴記時年七十八

七十九歲

宋史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盧
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俱七十九
又曰宋琪字俶寶幽州薊人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
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
給實俸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
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敘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

全而己兼有之實天幸也

又曰許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次兄年七十九

明史曰謝遷字于喬餘姚人嘉靖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欲阻張璁亦力舉遷帝乃遣行人齎手敕即家起之命撫桉官敦促上道遷年已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

通鑑曰范鎮時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太一宮詔起之鎮固辭表曰六十三而告老固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案過庭錄作七十五）

神仙傳曰王眞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

程史曰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以祀三忠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

夢溪筆談曰呂許公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歷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

齊東野語曰吳興六老之會慶歷六年則集於南園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一作七十七

四朝聞見錄曰湯炳龍題大令保母帖後云延祐己未重午日北村老民書于保和讀易齋時年七十有九

老學叢談曰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

稗史曰夏貴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為立傳元史又以其在元

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付之子虛計其時年
已大耋即苟活亦祇數年故歿後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
不七十九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高梅
菴直年七十九

西山題跋曰吾鄉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爲文有深指

放翁題跋曰謝師厚早歲與歐陽兖公王荆公梅直講江記注
諸人遊名甚盛晚更蹭蹬居穰下二十餘年學愈進文章愈成
獨後諸公死子愔悰甥黄魯直皆知名天下然年運而往士大
夫鮮能知師厚者今觀吾友傅漢孺所藏其上世墓刻實師厚
遺文至送行詩雜之宛陵詩中殆不可辨字則宋宣獻父子之
流亞也爲之太息嘉泰癸亥立春後四日笠澤陸某書時年七

十九
又曰此書用筆靄靄多態度如雙鈎鍾王遺書可寶藏也笠澤
陸務觀跋時年七十九
又曰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公實遊時予從兄伯山
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六人者葢莫逆也公實謂予小
陸兄後六十餘年五人皆已隔存歿予年七十九而公實郎君
宕字伯廣者出此軸恍然如與公實元卿聯杖屨均茵憑也爲
之太息彌日因識其末
東坡集曰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張公安道於私第公時年七十
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圓
茶山集曰召爲祕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提舉玉隆觀年七十九
致仕

金詩序曰南湖靖天民字達卿年七十九買田南湖葺亭圃植竹樹以詩酒爲事自號南湖老人

邵康節詩曰慈父享年七十九四人稚子常相逐

放翁新年七十有九詩曰中歲抱沈緜詎敢望七十造物偶脫遺俯仰耄已及

又曰開歲忽八十古來應更稀我存人盡死今是昨皆非

人壽金鑑卷第十九

人壽金鑑卷第二十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八十歲

漢書曰辟彊字少卿好讀書能屬文拜爲光祿大夫守長樂尉時年已八十矣

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

又曰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

會蕃被誅代爲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又曰延嘉四年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代郃爲司徒周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邪佞之譏諫而獲罪尤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果從之

又曰五月日食陳蕃復說竇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奄人石

顯爲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自殺也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

又曰李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爲遠爲子孫計哉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

魏志曰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管寧曰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賞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

又曰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又注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
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
胡徵君見之矣
又曰吳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
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
蜀志曰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
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
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
吳志曰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廖式作亂岱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並其支黨郡縣悉平復
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
晉書曰山濤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

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

又曰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永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

又曰陳留相樂安孫尹表薦劉毅曰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

又曰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又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

嘆服馬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
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
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
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
諸君也

又曰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
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
惟與陰禺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
之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
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
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
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

南史曰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又曰沈驎士字雲禎年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篋

魏書曰孝文詔曰山陽公尉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位

又曰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

唐書曰裴矩字宏大絳州聞喜人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於時

又曰李源八歲家覆長慶初年八十矣案舊書本無年八十之語唐會要云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爲諫議大夫年八十餘新書但取之以示博洽耳

又曰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拘張薦上疏曰眞卿逮事四朝爲國

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因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

又曰孫逖父嘉之第進士終襄邑令逖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

又曰李遜子方元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元刺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鉤檢戶籍所以差量傜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云

又曰張知謇字匪躬幽州方城人歷東都副留守左右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

又曰張萬福魏州元城人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

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
又曰盧鈞字子和爲太子太師帝元日大享含元殿鈞年八十
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
舊五代史曰馬縞長興四年爲戶部侍郎縞時年已八十及爲
國子祭酒八十餘矣案歐陽史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又曰裴皥字司東糸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族唐光化三
年進士第梁初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
皥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
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皥皥喜爲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
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
宋史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太常少卿致仕李
運年八十

又曰許懷德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
筋力過人
又曰吕大防字微仲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言張昇年幾八十
聰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
又曰司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
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
嬰兒
又曰趙與懽字悦道嘉定七年進士袁士宋斌少從黃幹李燔
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懽延之事以父
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
又曰黃度字文叔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
國子監簿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

相親之義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蓋託己爲諭冀因有以感悟

上心

又曰别之傑字宋才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

又曰大中祥符四年是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

東都事畧曰蘇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澄隱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賜以襲衣器幣

元史曰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至元十二年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加益數年畱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久之

又曰王磐字文炳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巳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又曰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天歷中起伯啓爲淮東廉訪使陜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

十尚志知止之戒乎終不起天下之士高之
又曰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强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
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
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復辭不赴皇慶
初朴年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
又曰商挺字孟卿帝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
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强
明史曰端順王奇湞正德中以賢孝聞賜敕褒奬生子七十人
嘉靖初尚書王瓊聞於朝嗣王表欒樸茂寡言孝友好文學嘉
靖三十年壽八十詔書嘉奬賚以金幣
又曰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登景泰二年進士始文升爲都御
史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恕去

人望皆歸文升追爲吏部年已八十修髯長眉遇事侃侃不少
衰
又曰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末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
士宏治初授檢討進修撰充經筵講官紀有學識居官廉靜簡
重與廷和冕正色立朝並爲縉紳所倚賴其代冕亦僅三月後
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久之廷和冕皆淪喪以恩詔敘復帝亦
且忘之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再賜夫廩
又曰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萬歷元年階年八十詔遣行人
存問賜璽書金幣
又曰沈鯉字仲化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
又曰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擢浙江提學副使萬歷二年改吏部徵爲戸部尚書引年

乞罷予馳驛歸鏘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
少保後凡存問者再
又曰沈周字啟南長洲人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
終周亦八十矣
文獻通考曰陳氏曰司農少卿王得臣行年八十自號鳳臺子
又曰陳氏曰鄭翁歸樵子年八十歲老貧不競頃佐莆郡時猶
識之
又曰王氏揮麈錄曰蔡伯俙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
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
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
辭畧云蔡伯俙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
得罕得緜長如此者

莊子曰韓平子問于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

冊府元龜曰唐李粲年八十高祖時爲左監門大將軍詔曰非自殿庭皆乘馬論者榮之

事文類聚曰至和五老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年八十歲詩曰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也睢陽爲故事何妨列向畫圖看

劇談錄曰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鶻硉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贈以玉念珠一串將軍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之於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失珠矣然而緘

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
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
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其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
晁氏客話曰劉器之曰富韓公年八十書座屛云守口如瓶防
意如城
聞見前錄曰長安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爲人有忠
信識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爲宰相蒲傳正薛師
正未顯皆以執政許之
又後錄曰杜祁公齒落詩有剛須饒舌在寒不爲脣亡之句時
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浩然齋雅談曰孫景茂云太公八十遇文王今世皆以此藉口
東觀奏記曰大中十二年元日含元殿受朝賀太子少師柳公

權年八十復爲百官首

分省人物志曰于鏊年八十燭下猶能作蠅頭楷書

芥隱筆記曰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捫蝨新話曰畢狀元使福建日嘗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已八十以詩迓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

卓異記曰桉魏書先是華歆與管寧邴原友善魏明帝即位以歆爲太尉歆乃遜位讓寧徵命安車不起寧年八十環堵蓽門偃息窮巷吟咏詩書不改其樂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杜

祁公八十

澠水燕談錄曰王昭素先生酸棗縣人博學通五經尤長于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帝嘉之以爲國子博士

又曰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貴耳集曰喬平章爲左相時已年八十因榜府門曰七十者許乞致仕爲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門前有指揮小官焉敢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容齋隨筆曰郭子儀年八十猶爲關內副元帥

鶴林玉露曰端平初楊東山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曾雲巢攜茶訪之

吹劒錄曰唐柳元度年八十而强力人問之曰但不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爾余伯父錄參云不食酢醬亦養生之一端王夕郎誠之書於蓮華寺壁蓋不經烟火乃生物也

湘山野錄曰退傳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轝出南薰繚繞都城游金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閽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傳止書一闋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益州名畫錄曰刁光允居蜀三十餘年筆無暫暇非病不休非

老不息年八十豪貴之家及好事者收得其畫將爲家寶傳視
子孫
畫斷曰郝章居閬州已八十每畫一人一騎則自云雖老矣他
人亦做不到也
放翁家訓曰吾年已八十更壽亦不過數年便終固不爲天杜
門俟死尚復何言
震澤長語曰漢初入仕不限年如劉向陳咸八十爲郎劉辟彊
八十爲衛尉公孫宏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宛委餘編曰杭州耆老會在正統間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年八
十
書畫題跋記曰宋郭忠恕摹輞川圖大德戊戌冬至盧陵民八
十叟李珏元暉敬跋

陸龜蒙送小雞山樵人序曰樵人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曰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毋飢乎天少冷則問曰得毋衣薄乎

弇州續藁曰周芝山年八十時兩目俱枯令人以手擬筆即縱意爲之出入雙井襄陽風骨偉然

匏翁家藏集曰宋陳著登寶祐丙辰進士累官至朝奉大夫祕書監知台州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時年八十矣

石林詩話曰杜正獻公謝事居宋歐陽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唯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

白樂天贈康叟詩曰八十秦翁老不歸
蘇東坡送喬仝寄賀元詩曰爾來八十胸垂胡上山如飛瞋人
扶
陸放翁姜總管自築墓舍名藺菴詩曰釣璜遠祖應相似八十
方爲筮仕年
又曰老翁垂八十捫壁行蹣跚傍觀勿嘲笑窮死心所安
又曰殘年垂八十高卧豈匪名
又曰餘齡垂八十雖僊猶强飯
又曰飲罷屠蘇酒眞爲八十翁
又曰羸然八十翁風雪卧空館
又曰朝騎小蹇涉煙村擁路爭看八十身
又曰八十到頭終强項欲將衣鉢付吾兒

又曰行盡天涯年八十

又曰殘年登八十佳日遇重三

又曰八十身猶健生涯學灌園

又曰情懷猶是昔年人豈料侵尋八十身

又曰八十山翁病不支出門也賦喜晴詩

又曰八十老翁頭似鐵三更風雨采菱歸

又曰寓世八十年一癡萬事畢

又曰行年八十猶强健欲伴先生去得無

又曰八十衰翁久掛冠今年無酒敵春寒

又曰老夫垂八十巖電尚爛爛孤燈對細字堅坐常夜半

又曰短帽簪花舞道旁年垂八十尚清狂

范仲淹贈葉少卿詩曰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張綱詩曰年彌八秩癡頑在身荷三朝寵眷隆
羅允升壽正郎尹南山八十詩曰幾人大耋童顔在百里耆英
賀席同
又慶曾石壁僉憲八十壽詩曰心清自得延年術官久曾無負
郭田

八十一歲

漢書曰貢禹字少翁瑯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污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蹎音顚蹷躓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

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晉書曰庾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

隋書曰徐則東海郯人也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宋史職官志曰元符元年高遵固年八十一乞再任宮觀案高瓊及

外戚傳不見其名

又列傳曰晁迥字明遠舉進士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累章請老以太常少保致仕給全俸歲時賜賚如學士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與宰相同賜御書飛白大字

又曰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熙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致仕年八十一

又曰許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長兄年八十一

又曰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郎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戸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

通鑑曰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時彥博年八十一矣

洞微志曰太平興國中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霞舉年八十一邀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一雞窠中有一小兒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茅亭客話曰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鬻書自給夫婦皆八十一每遇芳時好景出郊選勝人皆羡其高年逸樂如是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富韓公八十一

游宦紀聞曰周廣順三年癸丑是年楊凝式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

清河書畫舫曰慶府伴讀文林郎前知河南長葛縣事金陵王遜題唐道子過海羅漢圖云時年八十一

東坡題跋曰嵓栖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畫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桂杖穿雲冒夕烟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

鶴山題跋曰右潞忠烈公三帖皆元祐初公以師垣平章軍國時也帖所謂腹疾則元年九月也公以是久在告不克陪宗祀時年八十一得疾稍間而筆力遒勁若此且其辭氣謙厚惟恐

失一士之心衛武之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眎其隅而有諸
中者可知矣
西山題跋曰吾鄉若仙遊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
宛委餘編曰董昭八十一爲司徒張昭八十一爲輔吳將軍
又曰杭州耆老會在正統間大理寺正郎子貞年八十一
陶華陽譜曰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
廾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陸球年八十一
放翁題跋曰方外之士發揚其先德累世不懈吾輩亦可少愧
矣開禧乙丑九月五日陸某書贈觀師余年八十一識其家四
世矣安得不爲陳人乎因以寓歎
又曰本朝小楷至宋宣獻後僅有道士陳碧虛一人今見吾里
中前輩鄉師所書則蕭散小不逮碧虛而法度森嚴無媿者亦

名筆也後人善藏之開禧元年乙丑歲九月丁亥山陰陸某務
觀題時年八十有一
又渭南文集曰某少識澹齋居士陳公德召於山陰方公召還
嘗以詩贈別及公爲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
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
高安之請重以感欷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
柳貫待制集曰寫眞張翁居京城南年八十一神清眼碧蓋進
於其技而無求於世以自足者也
東坡樂全先生文集敘曰張公安道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
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
陸放翁八十一吟曰八十古云耄吾今不啻過
眞西山壽楊龢文詩曰眉壽天開九九齡

八十二歲

明史曰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晚年三子一孫皆死懋年八十二生少子接後以廕爲國子生

又曰馬從聘字起莘靈壽人萬歷十七年進士授青州推官擢御史引疾歸加兵部右侍郎家居凡二十餘年終熹宗世不出年八十有二矣

續文獻通考曰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祖信父全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

太平廣記曰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案神仙傳墨子入十二得成地仙

志林曰合浦老人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

遯齋閒覽曰梁顥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卒年九十餘案洪文敏公邁引國史顥卒年四十二史臣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以正遯齋之誤又李心傳朝野雜記舉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云梁內翰顥年二十三登第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卒正是四十二歲若依遯齋說顥年當百有一歲何止九十餘耶宋史本傳云九十二恐後人妄改以傳會遯齋之說耳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陳文惠八十二

齊東野語曰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大中大夫盧革奉議郎黃挺年俱八十二

又曰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子尚書都官郎中先年八十有二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詠圖傳示子

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爲之序而不辭

駒陰冗記曰胡忠安公濙天順初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愷堂

枕譚曰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陸竹石勉年八十二

升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朱梓年八十二

林霽山白石樵唱詩序曰丙子春伯顏兵至杭州則堂家鉉翁以參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詣燕申祈請之議國亡守志不仕貶河中府十九載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還放自便乃歸江南時年八十有二矣

放翁題跋曰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勳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長劍拄頤風采凜凜雖單于不覺自失況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丙寅歲四月十有三日陸某年八十二

倪雲林聽袁員外彈琴詩序曰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

元詩傳曰王內翰磐至元元年復召入翰林兼太常少卿進拜承旨累乞致仕不許年八十二始遂所請

明人詩話曰侍御漏瑜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九老之會時水宗達朝宗年八十二

陸放翁詩曰八十又過二與人風馬牛

又曰八十又過二自言名放翁

李先輿杜秀才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九代孫君今古儋州氣

質清且溫今年八十二頗覺行步奔白鬚映紅頰疑是羲皇人

人壽金鑑卷第二十

人壽金鑑卷第二十一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八十三歲

宋史曰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大中大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

金史章宗本紀曰明昌三年尚書省奏提刑司察舉涿州進士劉器博博州進士張安行河中府胡光謙年雖八十三尚可任用勑劉器博張安行特賜同進士出身胡光謙召赴闕

元史曰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至元間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未幾致仕二十二年年已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千畝

明史曰陳壽字本仁其先新淦人祖志宏洪武間代兄戍遼東遂籍寧遠衛壽爲給事中言時政無隱獨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易枉人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嘉靖改元詔進一品階遣有司存問時年八十有三

唐闕史曰丞相蘭陵崔公清譽儉德時所推服嘗統戎於番禺有酌泉投香之譽以是夷佐輻輳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今上誕聖於壬午龍飛於癸巳皇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耆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公爲上相公時年八十有三居台席數載汲引賢哲導暢皇慈儉德既彰

澆風少革

新序曰桓公田至於麥邱見麥邱邑人問之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子其以子之壽祝寡人麥邱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人桓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邱而斷政焉

太平廣記曰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年八十三詩曰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已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綠醽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陳遜
菴履年八十三
宛委餘編曰張晧八十三以廷尉罷
升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董儒年八十三
蘇轍李氏園記曰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
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
放翁八十三吟曰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草春自愛安
閑忘寂寞天將强健報清貧
又曰八十三年老病身
又曰栟櫚小弁野人裝八十三年舊話長
八十四歲
後漢書曰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

皆不應憙平中以傳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宋史曰高頔字子奇開封雍邱人爲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爲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楼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

金第拜頓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

神仙傳曰孔安國曰吾授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陳伯遂往視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

又曰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李根買爲兒時便隨事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不老

宛委餘編曰王祥八十四以太保睢陵公致仕史浩八十四以太保魏國公致仕

放翁題跋曰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止其餘妄僞亂眞大抵如此今伯子

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可以海字爲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西山題跋曰章君翔卿亦吾鄉人向未嘗知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遊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敷腴可喜見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砭世人膏肓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吁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予能幾許而迺不之知然則士沈淪蓬蓽不爲世所識者可勝計耶案君名應龍自號坦齋

升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徐勳張樂年俱八十四

劉麟修辭指南序曰時年八十有四

放翁八十四吟曰新歲八十四自宜形影孤

八十五歲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性至

孝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
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
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
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佩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
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
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元
酒一杯爲朝夕奠家大小不許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
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
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
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
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
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

宋史曰李昉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

又曰嘉定二年陸游卒年八十五案陳氏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今攷劍南集有絕句詩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幾度醉春風則嘉定三年正月游尚無恙傳云年八十五者非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

通鑑曰傅奕年八十五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神仙傳曰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問有何道術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前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五詩

曰東閣幽閒日暮春邀歡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杯多說古今人更無外事來心肺空有清虛入鬼神醉舞兩廻迎勸酒狂歌一曲會余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

茅亭客話曰滕處士昌祐字勝華工書畫年八十五未嘗輟焉廳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草品格名目者百餘件亦有遠方怪草奇花蓋欲資其畫藝耳

侯鯖錄曰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作杭守東坡作倅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稗海作黍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下張蒼安昌張禹皆使姓張氏

青箱雜記曰富丞相文忠彌壽八十五贈致政退傅詩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

又曰皇甫泌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耳目記曰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

老學菴筆記曰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敬修公年八十五

宛委餘編曰喬行簡八十五以少傅平章軍國事乞祠

西山題跋曰章泉趙公以八十有五作何夫人墓表援聖經引

賢傳秩然其有倫確乎其不浮其眡古人寧復多遜

升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陸淙年八十五

放翁集曰梅道人年八十五善醫

全唐詩話曰李百藥藻思沈鬱尤長五言雖樵童牧子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年八十五怡然自得穿池鑿山文酒譚詠以盡平生之志

明人詩話曰侍御漏瑜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九老之會時孫孟吉兆貞唐其諒年八十五

八十六歲

元史曰杜思敬拜叅知政事改四川行省左丞不赴陞中書左丞致仕年八十六

通鑑曰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

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盡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凡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桉兵不進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張鄧公八十六仍自相位得謝尤爲可貴

青箱雜記曰趙少保叔平槩張樞相昇皆壽八十六

齊東野語曰吾與六老之會慶歷六年集於南園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一作六十六

錫山景物略曰景泰末秦敬修旭築碧山吟社有十老堂李綱菴庶年八十六

鶴齡錄曰嘉靖時太宰楊巍年八十六矍鑠如常其母太夫人

年百有一歲

全唐詩話曰賀知章年八十六上表乞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元乞官湖一曲爲放生池因賜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送詩並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䟽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䟽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二䟽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八十七歲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眞年八十七詩曰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當知心未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權豪象七賢山茗煮時秋霧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堦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

又曰宋至和五老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八十七歲詩曰詔恩分務許優閑肯信留都獬豸冠名宦儻來空擾攘邱園歸去好盤桓醉游春圃煙霞暖吟聽秋潭水石寒退傅況兼爲隱伴紅塵那復舉頭看

放翁集曰寓天慶觀有林使君年八十七方燒丹云一黍米大可化汞一斤爲黃金案放翁贈林使君詩云使君物外閱年華厭聽奴兵早莫衙雙屐踏雲呼野渡一瓢

邀月醉梅花紅爐點汞閒消日烏几繙經不憶家我亦岷山有歸處約君同載泝三巴

周必大孫尚書鴻慶集序曰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繭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掛名集端因具列之

文衡山方竹杖跋曰余年八十有七而背未鮐髮未黃燈下猶能爲蠅頭書作畫猶能爲徑丈勢殊不自覺其爲老也有詎余者曰子多太公之五年少伏生之三歲矣余始覺其爲老然矍鑠是翁倔强猶昔必不以老自衰忽有友人自蜀中來貽我方竹杖因思解組已久非杖朝之時而杖鄉杖國之年又遠過焉欲贈同儕而香山社中殊無九老則不如姑存之以俟諸旦夕可用之時且以誌良友之嘉會云爾

八十八歲

三朝野史曰包恢年八十八爲樞密陪祀登拜效臺精神康健賈似道問以衛養之術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請授其方恢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旼年八十八詩曰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寍用管弦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得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又曰宋至和五老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詩曰各還朝政遇堯年鶴髮俱宜頂道冠乍到林泉能放曠全拋簪紱尚盤

桓君恩至重如天覆相坐時親畏地寒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
西維一般看

老學菴筆記曰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
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
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

清河書畫舫曰文徵明題王右軍思想帖云時年八十有八

八十九歲

金史贊曰皇朝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有志論著求大
安崇慶事不可得采摭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竇祥年八十九
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

明史曰沈束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
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

至京師東巳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
夫衣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
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
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

事文類聚曰唐會昌九老會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詩曰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嫌杯酒興白
頭仍愛玉鑪熏徘徊玩柳心尤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滿斟
拚酩酊香囊高掛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
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

嫏嬛記曰吳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夕
秀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啟絕色也與之處者兩月一日過仙
翁翁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常豈復有桑中之遇乎袖中出一

九藥云此藥以醇酒下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與女飲之少選女就枕呼之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爲之氷釋蓋仙翁所爲也後受仙翁元明祕術年八十九白日昇天案與續列仙傳同

王心齋先生答太守任公書曰僕之父今年八十九歲若風中之燭爲人子者此心當何如哉此尤僕之所以不能如召者也

明人詩話曰侍御漏瑜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九老之會時趙岐伯通年八十九

九十歲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

兵救之
史記曰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固轅固生諸諛儒多疾毁固曰
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
漢書曰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
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
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又曰武帝即位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迺以
子遂爲郎
晉書曰劉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也懷帝即位復授太尉自陳
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
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
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

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

又曰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取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

魏書曰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

北齊書曰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除清河太守聲問甚高自屏跡後齊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内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

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

北史曰李先少子皎爲寇謙之弟子服氣絶粒數十年隱于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

又曰崔挺爲光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長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

舊唐書曰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隣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

明史曰胡拱長字共之淳安人正統四年進士爲黟縣知縣有惠政擢御史進工部尚書以年至乞歸正德元年年九十遣行

人齎敕存問賚羊酒加賜廩隸
又曰湛若水字元明增成人年九十猶爲南京之游
又曰劉健字希賢洛陽人舉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宏治四年進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後年
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成學中書舍人
又曰郭宗皐字君弼福山人嘉靖八年進士隆慶改元從戍所
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旋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給事中莊國貞劾宗皐衰庸宗皐亦自以年
老求去詔許之萬歷中再存問歲給廩隸十六年宗皐年九十
又遣行人存問
又曰黃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國珍據溫州遯迹避僞命淮
舉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

明年以疾乞休許之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歡

通鑑曰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楊政道隋煬帝之孫齊王暕之子)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萬緡(句音鉤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駁者按文籍有並緣欺弊則駁異之省者節其冗濫之費便者貿遷各隨其便以取贏駁比角翻)是歲以戸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

鬻子曰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尚少因立爲師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帯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

既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
又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
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
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
屋何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鬢角長寸半
太平廣記曰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
九十服精术之藥體甚輕健
事文類聚曰至和五老禮部侍郎致仕王渙年九十歲詩曰分
曹歸政養耆年李下何由更正冠賢相賦詩同嘯傲聖君優詔
去盤桓厖眉老叟俱稱壽凌雪喬松豈畏寒屈指五人齊享福
鄉人須作二疏看

劇談錄曰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自梓州别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

聞見後錄曰文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

又曰文潞公東田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縹水二堂宛在水中湘瀘藥圃二堂間之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又曰陵州民鮮逑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具言初爲黄衣建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圭更生事明當爲更生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問逑故爲善狀逑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

敕述過語吾家廣置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匆怱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黄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逑灑然而悟明當虞君練祭云士陳公瓆年甫九十直書其事甚備

老學菴筆記曰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

又曰青城山上官道人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謁之但粲然一笑有所問則托病喑一語不肯答

猗覺寮雜記曰楚詞九辯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言封齊時也

老學叢談曰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筆立成講解精到時官延之師席偕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圖會同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溢職將二年其父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

北飛頻送目夕陽西下幾輩眉何如及蚤成歸計莫待山櫑開
滿枝即告歸侍焉
吾學編曰王端毅公恕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
劉夢吉郭翁詩序曰翁名思本相人少爲輪扁業亂後寓保定
年今近九十矣
王奉常集曰衡山先生年九十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爲仙
元詩傳曰大癡道人黃公望字子久本姓陸世居平江之常熟
繼永嘉黃氏遂徙富春焉父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
因以名字焉
明人詩話曰侍御漏瑜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
九老之會時吴煥汝文年九十
陸放翁詩曰年垂九十身猶健

又曰羸然九十翁世故見已熟

又曰行年垂九十舉世少輩行敢言貧非病要是老益壯

又曰令茲垂九十謝事居海涯

又曰身作太翁垂九十醉來堪喜亦堪傷

又曰行年九十未龍鐘慙愧天公久見容

虞集詩曰洛川老人年九十鬚眉如畫身玉立

九十一歲

宋史曰羅必元字亨父嘉定十年進士爲御史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羅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年九十一

金史曰耶律塗山系出遙輦氏天會七年授太子少保十年遷

尚書左僕射致仕年九十一

明史曰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擢南京工部尚書數引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輒請賑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年大饑咸捐資以賑至天啟五年復捐粟三千石賑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戸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錄上其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
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高三被存問時年九十一

聞見前錄曰呂文穆公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一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嗚呼盛哉

宛委餘編曰大臣老居位者太尉劉寔九十一

石門題跋曰潛菴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眞叢席之大老人也

明人詩話曰侍御漏瑜潛迹江湖締交耆舊宣德中在烏墩爲
九老之會時趙巘伯高年九十一

九十二歲

避暑錄話曰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文
潞公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

齊東野語曰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園殿中丞劉
餘慶年九十二述仲之父

蘭亭考曰辨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
代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
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三年元素年九十二視
聽不衰

六研齋二筆曰陳五雲題元吳鎮古木居士圖海屋先生別號

古木居士與余同庚壯年皆遊海上朝夕飲酒賦詩談元論道
余作滇南之役先生避兵苕溪皆年九十又二先生令嗣石渠
先生望重中祕今巳七秩有三與毘陵倪元鎮嘉興吳仲圭文
墨往還故得此圖觀其古木如龍拏怪石如虎踞先生拱立如
閒雲出岫飄飄有曼倩丰度八年之後添籌增算余當賫詩奉
賀識此爲卷九十二翁五雲老人陳策
龔明之中吳紀聞自序曰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巳薄恐其
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鈔其大端藏之篋衍

九十三歲

舊唐書曰孫思邈京兆華原人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
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
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

明博達不死者也

太平廣記曰貞元中有袁隱居者家於湘楚間善陰陽占訣歌一百二十章時故相國李公吉甫自尚書郎謫官東南一日隱居來謁公公久聞其名即延與語公命算己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眞將相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公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其後李公果相憲宗皇帝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時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數豈非懸解之妙乎隱居著陰陽占訣歌李公序其首

貴耳集曰王盧溪廷珪作詩送胡忠簡謫新州云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特他年公議定漢庭行召

賈生還大厦初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顛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聞於中國坐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阜陵初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畱乞祠而去告老於家年九十有三案桯史云王廷珪乞崇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畱之不可乃詔復祿以視釐後告老年九十三

宛委餘編曰杭州耆老會在正統間處士項伯藏年九十三

明詩傳曰楊巍以太子少保晉太保歸田十五年年九十三功名壽考未有其比

王建贈閻少保詩曰髭鬢雖白體輕健九十三來却少年問事愛知天寶裏識人皆是武皇前玉裝劒佩身常帶絹寫方書子不傳侍女常時教合藥亦聞私地學神仙

九十四歲

事聞類聚曰至和五老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詩曰非才最忝預高年分務由來近掛冠敢造鉅賢論軌躅幸依都府得盤桓篇章捧和慙風雅耆待優隆荷歲寒儻許衰容參盛列願憑繪事永傳看

廣輿記曰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兩老人之曾孫儼然圖畫也

皇朝盛事曰應尚書大猷今九十四尚無恙諸子俱貴顯

王筠與盛法師書曰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繹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

升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趙陸年九十四

九十五歲

國語曰左史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吾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明史曰湛若水字元明增成人宏治五年舉於鄉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爲定喪葬之制頒行之老請致仕年九十五

齊東野語曰唐香山九老則集於洛陽僧如滿年九十五

又曰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園大理寺丞周守中

年九十五

九十六歲

舊唐書曰元宗東巡敕州縣以禮徵召王希夷至駕前年已九十六矣上令中書令張説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説開元十四年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絶學棄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爲封山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克膺嘉會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還山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絹一百匹

元史曰王英字邦傑益都人至正中毛貴陷益都英時年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

入口者數日

澠水燕談錄曰端拱初太宗詔訪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六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次從容詢及人間利害對之尤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寡情慾節聲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爲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子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孫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繼登第爲天下第三人衣冠以爲盛事而天下稱麻氏教子有法

東原錄曰元豐元年泰州有姜延貴者年九十六歲有孫及曾孫俱登進士科而元孫太亦隸進士業世所罕見也

九十七歲

升叔達南翔八老人詩序曰徐爵年九十六

南史曰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

齊東野語曰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園衛尉寺丞張維九十七都管張先之父（一作九十一）

鶴齡錄曰蘇州鎮海衛毛公弼年八十餘訓蒙自給有星士爲推命云爻百歲外富貴矣翁笑其誕至九十七孫澄舉孝廉

九十八歲

北史曰薛辨父强姚興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

明史曰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臣魏驥里居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諳世事瞭國體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四

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祿畢其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几杖者上齒德也驥齒德有餘爵在上卿可稱達尊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

通鑑曰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年九十八猶起居如常

拾遺記曰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苒弱狀似金蓉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

搜神記曰永平中有司勳張員外者忽患舌腫東市中有一叟鬚眉皓白而顔若嬰兒見司勳之病驚曰吾平生善療此病今年九十八矣方始一遇乃捻其舌有豚懸于舌根以金刀斷之後于絳囊中貯藥取少許而封焉斯疾即愈

太平廣記曰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

陸放翁讀後漢書詩曰季英行年九十八猶灌園蔬授六經我欲圖之置齋壁世無顧陸善丹青

九十九歲

宋史太祖紀曰五年正月庚子前盧縣尉鄢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瓊

厚賜之授永鄢陵令案宋史陳搏傳又有許瓊者開封鄢陵人開寳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乃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鑒奏名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於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悦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

東原錄曰千乘縣大王橋之東北約一舍有野儒忘其姓名熙寧九年稱九十九歲頎然其形康寧異常且言人皆可一百二十歲是天與壽也乎當夭壽之外所得壽考乃乎功行之致將遊西蜀江南觀山水之勝况筋力猶可日行百里後二年果聞出遊

冷齋夜話曰萬州城南有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人養一鷄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盒中時

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道人也
暖姝由筆曰竹鶴老人何太守亭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
曰老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他只是好喫的
不要多喫不好喫的全不喫
北齊邯鄲郭公謠曰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縢口大兒
緣高岡稚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但看歲在酉

人壽金鑑卷第二十一

人壽金鑑卷第二十二

安東程得齡與九氏輯

一百歲

史記曰張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

漢書敘傳曰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師古曰墜古地字樓煩鴈門之縣）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

後漢書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音孚）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

又曰王眞上黨人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

絶房室

魏志注曰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年已百餘歲矣

晉書曰佛圖澄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常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

周書曰于謹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曰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彊不息

唐書曰甄權許州扶溝人貞觀中權年已百歲太守幸其舍視

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
宋史眞宗紀曰咸平五年十二月壬午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
嵒爵一級
又神宗紀曰台州民延贊等九人年各百歲以上並授本州助
教
又列傳曰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
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
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
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
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
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
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

世令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
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字闕一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
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
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增葺所居雲臺觀上屢與之
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
又曰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
數百里世以爲神仙數至陳摶齋中人咸異之
又曰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
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市壥閒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
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
又曰柴通元字又元陝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
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懇求

歸本觀眞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身愼行爲
説
遼史道宗紀曰大安十年十二月癸酉三河縣民孫賓及其妻
皆百歲復其家
金史曰阿魯補海陵子天德四年立爲皇太子有忽里罕者年
百歲有子十人解其衣以進曰願太子壽考多男與小臣等
十國春秋曰吳張武始仕太祖爲廬州小將頗以拯濟行旅爲
事常有老僧過其所武止之宿鎭將怒曰方今南北交戰間諜
如林何可輕留人宿耶僧求去武曰師但止此無苦也武室中
貯一榻即以奉僧武自席地卧至漏五下僧起而歎息曰少年
乃能如是吾贈汝藥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壽十齡善自珍
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服其藥後爲常州團練使年已百歲宋

時猶有見之者案與稽神錄及太平廣記小異

史通曰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

文獻通考曰鬻子一卷鼂氏云楚鬻熊撰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穟於故畦並歌並進

抱朴子曰余祖鴻臚少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廖氏家世壽考或出百壽

神仙傳曰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

又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如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太平廣記曰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柳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于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明若張燭

萬柳溪邊舊話曰國子公（諱時泰）資稟神異一目十行嘗舉博學宏詞除國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遊嘗得王八百弁中儲丹如壁如月盡食之徧遊名山更名道元號浩光道人歷數年不返人以爲死矣至乾道中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子孫皆亡獨兩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

茅亭客話曰僞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

爲名案宋理宗紀又云福州福安縣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孺人又案宋史郭宗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

江淮異人錄曰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

清波别志曰洪州南昌縣民裴一作斐文一百歲詔以爲本州助教

皇朝盛事曰宏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蓋人瑞坊眞盛事也

鶴齡錄曰宏治中麻城人梅吉爲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

明詩傳曰林春澤字德敷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德敷詩云翠旗谷口萬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尚憐園

綺白雲中擘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顏借末光垂晚
照康衢朝暮頌華封
秦系題茅山李尊師山居詩曰天師百歲少如童（案天師一作尊師）不
到山中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上最高峰籬間五月
留殘雪石上千年蔭怪松此去人寰今遠近回看雲壑一重重
陸放翁若耶邨老人詩曰無論百歲翁甲子數至再

百千歲

史記武帝紀曰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
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
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又封禪書曰越人勇之言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
又列傳曰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

壽也

漢書藝文志注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以導引無所服餌

後漢書曰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

又曰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魏志注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晉書曰時有道士李脫者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案宋史陳從信好方）

術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

又曰單道開有藝術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者百有一歲

南史曰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梁宗室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令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生息家缺養之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所畀傳

又曰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

魏書曰羅結代人也以功賜爵屈蛇侯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

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
賜大甯東川以爲居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
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
舊唐書曰開元東封太原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
又曰姜撫宋州人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
卿韋縚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
院因言服長春藤使白髮還鬒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
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
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
樓宣羣臣出藤百奩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沖和先生
宋史眞宗紀曰大中祥符七年三月丁未青州民趙嵩百一十
歲詔存問之

又曰祥符八年二月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
又理宗紀曰端平元年秋七月乙巳詔嘉興縣王臨年百二歲
補廸功郎致仕
又曰景定三年九月丁丑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
舉今已百四歲詔補廸功郎致仕本郡給奉
又列傳曰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嘗見趙世居母康以仁
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
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
又曰秦辨自言百三十歲帝召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他
奇但能服食至長年耳
又曰華陰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
又外國大食傳曰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

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

遼史聖宗紀曰統和十二年春正月壬戌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金史世宗紀曰二十五年九月甲申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並賜帛

通鑑曰有老胡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僧懷義本馮小寶也太后使與薛紹通昭穆故老胡謂之薛師）

又曰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恒山時屬定州恒陽縣界）

續文獻通考曰明尊年恩例高皇帝時詔諸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名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

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濟寧人王自能以百十六歲徵又韓王秦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六歲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信全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

保寧府志曰張道陵初入蜀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祕籙漢永壽三年九月與夫人雍氏登雲臺峰白日昇天時年一百二十歲

列子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

抱朴子曰孫權時蜀有李河者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

又曰梁頃餌柠實年至百四十歲能夜書走及奔馬

洞冥記曰東方朔父張氏名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

又曰李充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嶽真形圖而至帝禮待之

號負圖先生
論衡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
典論曰甘靈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儉能
辟穀悉號三百歲人
搜神記曰王子珍後受太原郡至漢景帝復拜刺史年一百三
十八歲
列仙傳曰彭祖姓籛名鏗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
神仙傳曰泰山老父對漢武帝曰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
方賜玉帛
又曰巫炎對武帝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
又曰劉憑服石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
又曰李常在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

又曰孔安國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
又曰劉政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
又曰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僱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而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
又曰天門子姓王名綱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
又曰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
又曰至烈常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
又曰焦先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
又曰呂文敬以神方授呂習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

拾遺記曰盧扶國人皆三百歲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又曰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

太平廣記曰柏葉仙人田鸞隱於嵩陽至貞元中巳年一百二十三歲矣常有少容

又曰周聖歷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

又曰趙瞿年百七十歲齒髮豪健

又曰功曹蕭穎士常密游於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姓左鬚鬢皓然眉目尤異問其年乃三百二十七歲矣

又曰孟岐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
又曰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
又曰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堂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蛇猛虎護衞
開元遺事曰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案此亦互見舊唐書
事文類聚曰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濵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歲一剝皮伐毛

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
又曰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
又曰邢渠仲父年百四歲齒髮更生
清波雜志曰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
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寖出向來
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温陽老人對切
中此弊其辭曰温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湻熙登號
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
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
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爲而弗與
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爲而未及對曰
天有二日年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

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
褐不知氷綃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
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齞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
之音而蕘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
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
以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
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
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與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
笑而退煇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
錫類方與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
濫人得以爲榮
又别志曰仁廟朝河陽縣民張晉一百五歲定州新樂縣民楊

則一百三歲棣州商河縣民蔣宜一百二歲石州平夷縣民高
榮一百三歲密州諸城縣民巨氏一百五歲登州黃縣民姜文
貴一百一歲潤州金壇縣民景皓一百二歲台州黃巖縣民葉
成一百三歲宣州寧國縣民洪嵩一百二歲撫州臨川縣民何
彧一百七歲合州日照縣民李知全一百二歲守臣各以名聞
詔竝以爲本州助教當是時必無增年詭籍僥冒寵榮者比歲
屢舉慶典恩加海內尤篤意於高年風俗之粹美固多耆艾不
減慶歷全盛日然年踰百者亦罕聞豈深山窮谷之叟佚老晦
跡不能自列且恐官府文移審覈反致騷動不若安靜爲可樂
若夫束帛之賜不知用幾倍束帛方得之捐實費取虛名亦非
人情肯爲壅上澤而不宣州縣長吏當任是責
寓簡曰邵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水南北行步甚

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太祖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桉清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時已爲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其歲當一百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

默記曰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

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已來終得幾局棋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事亦何謂壽考耶俚俗相戲罵云願你活一百二十歲則教一日過了正好相喻可爲大笑

玉壺清話曰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搢紳所以待禮焉鄭翰林公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公以廣成浮邱禮之館於楚望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以屑事干公勢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年告人每說周末國初事則皎如目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矣

山居新話曰龍廣寒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三百歲

鶴齡錄曰蘇州鎮海尉毛翁彌至百二十歲尚存

文潞公同庚會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甲午年占得

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
滿肩此會從來曾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司馬温公率眞會詩曰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
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

人壽金鑑卷第二十二

金陵柏華昇董刊　店關揚州壽運巷內